

康輶紀行

清姚瑩撰

第七冊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庚子紀行

卷一

吳昌碩書

康輜紀行卷之十四

清 桐城姚瑩展和甫

杜公愁坐詩曰。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氏種迴。左擔大羊存。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夫羈旅窮愁之人。未有不急切思歸者。今日擊蜀道之險。反以奔走為憂。至不敢論歸期。其愁思更何如乎。然葭萌左擔險矣。猶內地也。以余今日。則望左擔如故鄉矣。因反其意云。白頭來異域。竟歲狎侏僂。赦手人如堵。塗酥曝作醬。天中冰雪嶺。屋角鬼神旗。左擔休驚險。能歸亦解眉。楊升庵說左擔云。按太平御覽引李克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又李公胤益州記云。陰平縣有左肩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璩南中志云。自夔道至朱提。有水步道九道。有黑水及羊官水道。度三津。至險難行。故行者謠曰。猶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鳥攏氣與天通。庾隆賈子左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坂。其險如此。據此三書。左擔道有三。綿谷一也。陰平二也。朱提三也。義則一而已。朱提今之烏撒。雲貴往來之西路也。右左擔道。

沈約以吳人作聲韻。其韻皆吳音也。四聲之說。初起南朝。一時文士。莫盛於南。故言

韻者莫不從之。自唐禮部以取士。更為遵王之制矣。其實四聲出於五音。五音出於五方。水土之輕濁不齊。五方之言不同。其音者。天地自然之音也。烏得以一方之音而比齊之乎。古人書可以同文。未聞言可以同音者。文由人造。音自天成。故也。宋以後漸覺沈韻之非。乃從六朝以前古人有韻之文。逐類求之。遞元明以迄今日。古韻古音之學。乃大明矣。余少時讀吳才老陳第顧亭林邵子湘江慎修諸家之說。深喜之。而惜其於古人之音。往往彼此牽合。未能各以其方求之。猶不能得其真也。欲自三百篇為主。下逮楚辭及周秦漢魏諸子詩賦有韻之文。皆彙取其全。以地分人。再取其文。比附其音。訂為一書。以求古音之真。嘗語友人頗然其說。而蚤以饑驅奔走四方。及從宦後。吏事紛紜。不暇蒐討。此念至今猶耿耿。今老矣。方使外域。更何能言學。偶見揚升庵論沈約之韻。未必悉合聲律。而今詩人守之。如金科玉條。若作填詞。自可變通。甚取元人中原音韻之作。余因記此。姑引其端。以俟後來賢哲。周德清中原音韻。余家有之。乃近世之音。非古音也。然亦可見南北音韻之大凡矣。右古韻當辨方音

孟子稱柳下惠曰。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悶。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

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七篇之中。凡再三言之。孔子亦稱其言中倫。行中
慮。而其妻之誄辭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乎。屈
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
乎惜哉。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歲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合
觀孔孟之言。與其妻之誄辭。然後知柳下之德之全。當其生時。所見稱於人者。特其
小焉者耳。傳記所載。事祇二三。不足以彰其賢。而孔子稱其行中慮。孟子稱其進不
隱賢。其妻稱其蒙恥救民。意其為士師時。政事之及於民者多矣。三黜之事。雖不可
考。其為不能枉道。以直見黜。可知。孟子不稱其直。而稱其和。其妻亦不稱其直。而稱
其惠。若與其自言不類者何也。直者。君子之一節。自好者。優為之。不足以盡柳下也。
和者。其德之盛。惠者。其行之實。非柳下不足以當之。後世謚法全濫。至以和惠二字。
為中人之德矣。循名責實。無愧者幾人哉。嗟乎。宋元以前。猶有私謚。是清議之所存
也。私說廢而清議亡矣。大官貴戚。莫不以有謚為榮。究之賢佞忠姦。公論仍在天下。
又何嘗以一字為輕重哉。師保之名。宋明闕寺。且被之矣。易名之稱。復不足恃。是以
人貴自立也。右柳下惠。

楊升庵譚苑醍醐說都鄙二字甚確。今記於此。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閒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叢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閭閻學。啗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即古之所謂鄙。老子云。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右楊升庵都鄙說

升庵考五嶺曰。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註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海南。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之於此。余按五嶺者。皆以南越言之。裴鄧二說。近是小。顏漢書注從裴說。見張耳陳餘傳。淮南子乃言五軍所駐之地。不云五嶺。其文如番禺之都。

餘干之水豈可以嶺言耶。尉屠睢即尉佗也。徐廣與淮南子文不相應。未可強合。石五嶺

余初至廣東。過大庾嶺。見婦人擔負者。首戴席帽如草笠。空其頂以出髻。有帷四垂。深約四寸。軒其前。輕其後。嗣至閩中。婦人擔負者亦然。嘗語友人曰。此即古者女子出門擁蔽其面之義。寬大其帽。使可視地。深其帷。所以蔽面也。今乃淺其帷而軒其前。若以為飾者。失古意矣。雖然。猶存古制彷彿。嶺以內未之見也。士大夫家則越閩亦不然。蓋出以人輿。無事徒步。故不用耳。朱子守漳州。乃制婦人出門以藍夏布一幅圍罩其首及項。亦寬其前。使得視地。身穿大布寬衣。拄杖而行。皆良家婦也。妓女行則擎雨傘。半展以罩其首。為良賤之分。至今漳州婦人稱蔽首之布曰文公兜。衣曰文公衣。杖曰文公杖。蓋變古制而得其意者也。升庵云。古時官人騎馬多著幕。羅全身障之。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今演劇中有之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羅巾。幘而以席帽油之。禦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妝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大理婦人戴次工大帽。亦古意之遺焉。按錦帕覆面。即朱子為制之意。次工大帽。殆即閩廣之制。右蠻婦席帽。

蜀之岷江。岷古字作汶。史記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岷山導江。皆作汶。蘇秦傳。蘇代約燕王曰。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皆指岷江而言。司馬溫公類篇曰。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涪。登觀坂。觀汶水之流。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尉少卿李嗣為汶川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升庵以今讀作問。非。右岷江即汶江

唐人有手勢酒令曰。亞其虎膺。曲其私根。以蹲鴟閒虎膺之下。以鉤戟差玉柱之傍。潛虬濶玉柱三分。奇兵濶潛虬一寸。死其三洛。生其五峯。謂之招手令。解之者曰。虎膺謂手掌。私根謂指節。蹲鴟大指也。鉤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無名指。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蹶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此名五指甚奇。余謂唐代佛書盛行。以五指屈伸作手勢。蓋佛經所謂手訣也。唐人戲效之為酒令耳。升庵讀五代史。史肇宏與蘇達吉飲酒。酒令作手勢。引唐人酒令。謂其類此。譏其以將相大臣而為此態。甚於側弁起舞。二人宜其罹禍。余謂漢晉以後。酒宴之間。自為起舞。各出新名多矣。何足譏耶。手勢今見通鑑胡注。右手勢酒令。

余幼時見家存先薑塢編修及惜抱先生與人手啟。皆空具尾書。敬餘二字。蓋古人

尺牘皆然。以俟友朋批答也。本以施於尊貴。王子敬作佳書。與謝安。意其必留。安就其後批答還之。子敬大恨。是其事也。今時官中陳事公牘亦然。特詳冊有正副。正書於冊。副則摘錄事要。謂之簡文。以俟批示。可否。上司錄批於冊首。留存公案。而還其文。以存屬案。至奏疏對策。則空其首幅。以待上批。更無副本。疏則括其所疏大略。揭帖於前。以紙細書。謂之貼黃。考之於古。蔡邕獨斷載漢代章奏之式。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俟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之。此其制之所仿也。古人奏事朝廷。其狀曰疏。國初臣下奏事皆用疏。其後分疏摺二體。凡公事循例者皆用疏。奏上發內閣中書稽核票籤。擬其可否。然後進呈取旨。其事尚未定。先陳事之情形。非定例可循者。則用摺。先至御前閱之。硃筆批示。或傳示軍機大臣擬旨。此制初為軍務機密行之。後遂非軍務亦然。分別題本為疏。奏事為摺。今內而部科外而各省督撫將軍奏事。有所論建舉劾皆摺也。而及其身後彙刻其文者。概以疏名之。乃文之耳。右古人書疏體式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東坡金山詩句也。余家江南來此西域。過岷山江源。又三千餘里矣。更反其意云。海入江流。是我家。江源行過路還賒。西來寒日多。

長景為伴羈人駐歲華。右行過江源詩。

家惜翁在鍾山書院日。有句云。空庭殘雪尚飄蕭。時有棲鴉語寂寥。久坐不知身世處。起登高閣見江潮。乃深得寂靜中境界語也。余頃寓察木多久之境。味不同。而白日荒寺。惟事筆墨。雖已近冬至。殊不覺晝之短。二鼓後。就枕熟睡。甫再醒。日已照窗間矣。窗外楊柳一株。上有棲鴉。時作獨語。憶惜翁詩。似有所得。未知同異也。為句紀之云。寒窗遲日度疎櫺。鷺嶺秋來已斷青。欲問此身真住處。棲鴉時復語空庭。又有曉日一首云。曉日玲瓏照檻清。山高未許障光明。負暄無限節檐叟。先動穹廬挾纈情。右棲鴉曉日詩。

余始讀江慎修古音標準。及四聲切韻表。言三代以上。即有聲韻。舉大司樂皆均之。以八聲言。韻即古之均也。深服其論。頃見楊升庵譚苑醍醐云。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韻。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於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學為東序。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南學為成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為韻也。益明矣。潘安仁笙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註均古韻字。鵠冠子。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

工樂胥不得列於士伍。據此則均之為韻其說舊矣。既恨向來讀書之少。復怪江氏當時何以未及此也。蓋楊所引固為詳明。而大司樂之言乃均之根據。江氏既得其根據。遂無事繁稱博引歟。右古韻標準。

韓公與大顛書。世皆疑之。余謂昌黎所惡於佛者。惡其徒之惑世誣民耳。若大顛者。清修一身。屏絕情欲。世間富貴榮利之事。一切不以累其身。貧賤威武患難之境。一切不以動其心。吾儒自反。或有未之能者。惡能不之致敬乎。世儒恥為自反。徒負氣大言。豈孔子無我無固之教哉。譬如告子之不動心。及其言性。與孟子有水火之別。然孟子未嘗不敬其人。老子之書。與孔子六經相反。然孔子從之問禮。歎其猶龍。自謂竊比。何嘗有輕慢之意。世人不道德。真實處講求。惟於門戶影響。苦爭閒氣。恐真儒不如是也。韓公無此書。則已。如其有之。正韓公不可及處。而疑之。無乃淺人之見乎。右昌黎與大顛書。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楊慎曰。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合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余

按舜生於餘姚。越人也。都在冀而崩於蒼梧之野。禹生於石紐。蜀人也。都在安邑。而會稽有禹陵。蓋亦巡狩而崩。蜀為禹生地。少習西羌。得江河二水之源。竊意伯鯨亦以此故。當時治水。莫有如其父子者。良有以也。升庵謂太史公所探之禹穴。即蜀石泉。謂之禹穴。其石沓深。人迹不到。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余按史記叙傳。二十而南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是時遷未入蜀也。則此禹穴。自當從張晏說。以在會稽為是。叙傳下又云。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卽竿昆明。還報命。蓋至此乃入巴蜀。距探禹穴之時遠矣。何得牽禹穴於蜀中耶。升庵說古事。多不考上下本文。又自以蜀人。喜張大之耳。李白書禹穴字。安知非好事者為之乎。果使太白為之。亦自錯誤。不足據也。

右禹生石紐鄉。

十七日。成都華陽二縣來書云。相國傳諭兩呼圖克圖事。聞難結。宜即返。勿久留生玩。

右川中傳諭使歸。

升庵雲。南山川志曰。玉案山在雲南府城西二十五里。一名列和蒙山。秀麗多泉。石有碁盤。山北平坡。中有三泉。如盆池。郡人春日遊賞於此。山中有玉案蘭若。金

馬山在府東二十五里西至碧雞山中隔滇池山不甚高而綿亘西南數十里上有長亭下有金馬關碧雞山在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澤蒼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澄波雲橫絕頂雲南一佳景也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祭祀而致遣王褒往祀至蜀而卒顏師古言金形如馬碧形如雞未知果否太華山在碧雞西北敕雲山在嵩盟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得四女歸至此山四女遙望故鄉俯仰歎息忽山巔霧結三峯蠻謂三為敕霧為蒙其山皆率獨峻登眺則雲南悉在目中又名峻葱山滇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龍盤江黃龍溪諸水匯為此池中產衣鉢蓮花豔千葉葉分三色下流為螳螂川中有大小卧納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點蒼山在大理城西高千餘仞有峰十九蒼翠如玉盤亘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泉流注為錦浪等十八州當作十蒙氏封為中嶽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羅浮山相傳蒙氏細奴邏興時有鳳翔於此故名鳳羽後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弔至今土人於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九曲山在洱海東百餘里峰

巒攢簇狀如蓮花九盤而上又名九重巖上有石洞人莫能通西洱海在府城東

大理古葉榆河也一名洱海又名西洱河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匯於此

形如人耳周三百餘里中有羅荃濃禾赤崖三島及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於漾備

江濃木島形如几案故亦名玉案山判文山在臨安府城南二十里高十餘仞中

有三峯削出形如筆架昔段思平外舅覺判死居其上因名有祠在焉碧玉峯在

甯州北五十里巖石磷磷下瞰撫僊湖波光涵浸如碧玉上有碧玉神祠傍有石如

懸鐘又名石鐘崖玉壁山在定遠縣東六十里亭可千仞望之色如玉壁其東有

鳳羽山南有易者字疑山北有絕頂峰皆丹崖壁山高出羣山之表雪山在麗江

府西北二十餘里一名玉龍山條岡百里歸歸十峰上插雲漢下臨麗水其巔積雪

經春不消巖崖澗谷清泉飛流異牟尋封為北嶽九隆山在司城南七里山有九

嶺又名九坡嶺沙河源出於此昔有婦名沙壹浣絮水中見沈木有感因孕產九男

後沈木化為龍衆子驚走惟季子背龍而坐龍因舐其背蠻語背為九謂坐為隆故

名九隆長而黠遂以為酋長山下又有一夫婦生九女九隆兄弟娶之種類遂繁皆

刻畫其身象龍文於衣皆著尾世居此山之下武侯南征時鑿斷山脈以泄其氣有

跡存焉。哀牢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為哀牢。絕頂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穴。名天井。土人於春首視水之盈涸。以卜歲之豐凶。至者見水溢以為吉。兆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溫一涼。號為玉泉。故又名玉泉山。博兩山在永平縣西南四十里。一名金浪顛山。一名丁當丁山。極為險隘。乃蒲蠻出沒之所。瀾滄江經司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漢明帝兵開博南。行者愁怨。作歌。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瀾津。渡瀾滄。為他人舊渡處。以竹索為橋。後廢。洪武末鎮撫華岳鑄三鐵柱於岸以維舟。方丈山在鶴慶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洞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巖下如方響音。昔蒙氏羅閣鳳琢觀音像於壁。故又名觀音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蒙樂山在景東府北九十里。一名無量山。高不可躋。連亘三百餘里。中有石洞深不可測。一峯特出。狀若崆峒。蒙氏封為南岳。其南有泉為通華河。其北有泉為清水河。俱東入於大河。烏蒙山在祿勸州東北三百里。一名絳雲露山。北臨金沙江。山有十二峯聳秀為一州諸山之冠。八九月間常有雪。其頂有烏龍泉。下流為烏龍河。蒙氏封此山為東嶽。高黎共山在司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夷語訛為高良公山。

極高峻介騰衝

疑當作越

潞江之間。冬月潞江無霜。其山頂霜雪。極為嚴潔。蒙氏封為西

嶽。其頂有分水泉。極清冽。行者咸掬飲之。

卧獅山。在法寶山之南五里。以形名。

高百丈餘。袤二里。其下有洞曰芭蕉。廣二尋。高稱之。深百五十步。其中石乳燦爛。有

如蓮如鐘如傘之異。故又名石花。

雲巖山。在城北二十五里。高二百餘丈。盤三里

許。雜木陰森。巖石深百步。中有石橫卧於下。長丈餘。好事者鑿為佛。建寺覆之。扁曰

雲巖。卧佛。其左有洞。洞門高三尺。深十丈餘。寺外築臺建門。臺下有池。東望沈澗。足

為佳麗。

羅岷。在城北八十里。即瀾滄江西岸。高千餘丈。延袤四十里。舊傳蒙氏時

有僧自天竺來者。名羅岷。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後人立祠祀之。巖下

時墜飛石。過者驚趨。俗謂之催行石。按飛石本巖上野獸拋踏而下。相傳有人於將

曉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甚多。羅岷之南為險山。勢極峻絕。邇年循鳥道。闢仄路。以

通往來。行人便之。

易羅池。在龍泉門外之九隆山麓。泉由地噴者。九竇。滾滾沸出。

不舍晝夜。郡人神之。因名曰白九龍池。周遭甃以磚石。內有荷花。夏月盛開。西岸有二

亭。其一舊名觀瀾。御史陰汝登重建。題曰龍池春曉。其一跨沸泉之上。舊名偕樂。副使

郭春震重建。題曰見龍清派。泉石澄清。游人絡繹。足為一方形勝。右滇中山川升庵

所記名勝略備矣。地既僻遠。開闢最後。名人遊至者少。余因衛藏之紀。全錄之。石雲南山水

唐人李華論文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皋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蓋六經之意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邈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蕭穎士論文曰。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曼絕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右李蕭二人之論。可謂得文章之大體矣。而不及昌黎柳州。李習之之精。蓋各以所得言之耳。余合唐宋以來。及本朝諸公。至吾家惜翁之論。總括之曰。文章之道。惟志正而體贍。學博而思切。辭約而義精。氣足舉辭。光不掩質。是之為美。至於繁簡宏纖。曲直微顯。則審時發情。各得其當。無有定也。願與深於此事者商之。

宋晏元獻論韓柳二公文曰。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